

呕心沥血为宛梆

一个停演剧团的起死回生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宛梆是我省一个优秀珍稀剧种,她的历史比京剧、豫剧、曲剧古老,中央领导曾专门观看过演出,去年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内乡宛梆剧团是我国唯一演唱宛梆的剧团,被誉为“天下第一团”。为了保护 and 传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县级剧团的内乡宛梆剧团一班人呕心沥血、奋力拼搏,演绎出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

市场冲击 剧团曾差一点解散

在河南,提起豫剧、曲剧、越调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提起宛梆,除了南阳人,其他地方知道者就是寥寥无几了。然而,宛梆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是珍稀剧种,只有我们河南南阳有,并且只有一个剧团在演唱这个剧种,那就是内乡宛梆剧团。

据内乡宛梆剧团团长周成顺介绍,宛梆的出现是源于明末清初李自成起义军,他们从陕西转战河南时,把秦腔带到了南阳一带,后来秦腔与当地的民歌小调、民间说唱艺术相结合,逐渐成形,至今已经有400年的历史。开始人们称它为西调、南阳调、老梆子、南阳梆子,又因为其音乐唱腔独特,也有人称为唧唧梆,因为南阳简称宛,新中国成立后就改名宛梆。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内乡宛梆剧团在南阳地区以及相邻省的地区十分吃香,每次演出观众都十分火爆,南阳盆地及周边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看梆子戏,多跑十里地”。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多元文化发展的冲击,全国戏曲市场萎靡不振,一个剧团不如几个人拼凑的唱歌跳舞演出火爆,不少稀有剧种濒临绝迹。

内乡宛梆剧团也难逃市场的冲击,演出无人看,工资发不出,人心涣散,剧团账面上剩下不到1000元。一天,剧团老支书把在团里的20多人召集起来,每人发了30元,眼含热泪向大家鞠了一躬,哽咽着摆摆手说:“散伙吧……”于是,剧团院子里的草长起来了,大门铁将军把门。

强力改革 停演剧团起死回生

时光到了1993年,内乡县文化局决定重新振兴宛梆剧。“散伙”的演员们又回来了,并成立了“小百花”宛梆戏

校,同时请社会上的能人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根据宛梆独剧种、独剧团、演出市场狭窄的事实,将剧团分成宛梆戏曲队和歌舞话剧队,两队相互互补,稳定了老市场,开拓了新市场。

2003年,为适应新的演出形势,他们将歌舞话剧队改为宛梆演出二队,凡是农村交易会、红白喜事他们有请必到,每场演出的收费标准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只有1000元,让老百姓请得起,看得起,使得农村观众愈来愈多,市场愈来愈稳定,在竞争中终于站稳了脚跟。

几年来,他们在恢复上演《打金枝》、《卖苗郎》等30多个古装戏的基础上,还创作了《孔繁森》、《区委书记》、《闹春耕》、《张仲景》、《焦裕禄》、《大山之子》等一批新剧目。其中《三院紧约碑》获得了河南省第七届戏剧大赛金奖和省市“五个一工程”奖,11个人获得个人奖。

吃尽苦头 每年演出200多天

在县级剧团当演员可没有歌星那么享福,一年365天要演出200天以上,还要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对于一个县级剧团来说,演出的黄金季节是从正月初到麦收前,一出门就是几个月,演出场点一个接一个,有家不能回。周团长清楚地记得,去年,剧团15次路过内乡县,家住县城的演员连车都没有去,直奔新的演出场地。

农村晚上吃饭晚,演出一般都是晚上8点多开始,夜晚演出结束往往到12点,为了不耽误下一场演出,他们就连夜奔赴第二个演出地点,他们只能坐在车上睡觉。即便不赶路,住仓库、老宅、野地、水泥地也是常事,为此,不少演员患了关节炎和其他疾病。2000年冬天,剧团到七里坪乡演出,戏台搭在半山腰,汽车开不到场地,演职员就肩扛手抬一趟一趟把戏箱搬到山上,为不耽误第二天上午演出,他们连夜把舞台搭好,留下8个男演员睡在舞台上看守。半夜突然下起鹅毛大雪,疲劳的看守演员丝毫不知。第二天清晨,一些老演员起早跑去替换时,热泪盈眶的将雪扒开,喊他们起来。

农村演出可不是在剧院,严寒的冬天,为了演出的逼真,演员也不能戴手套、穿棉鞋、穿厚衣服,扮演丫环、官女的演员穿着薄毛衣在台上一站就是很长时间,手脚冻伤也纹丝不动,只有下场后在后台跺脚、搓搓手。25岁的杨辉是个花脸演员,他在《黄鹤楼》中扮演的张飞,无论什么季节,只要演这个剧目,他都是光着膀子,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演的戏。

如今农村办红白喜事都喜欢请剧团唱戏,但白事可不分季节,酷暑天演出,演皇帝和武将的演员穿着古装戏服装站在台上是汗流浹背,热得心发慌,脸上的粉彩常常被

汗水冲掉。尤其是女演员,怀孕也不耽误演出,都是快生了才停止演出。孩子生下来还要带着孩子外出演出,台上演母亲,台后喂儿子。上一任宛梆剧团团长李照再讲,当年他妈妈就是在马山口演出时,刚刚下台生下了他,差一点上演一场戏台生子的活剧。

常年在外,谁能不生病?演员们经常带着药物演出,在台下输液打针,拔掉针就上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今年55岁的刘兆龙是剧团骨干演员,又兼任剧团会计,他患有椎间盘突出,为了减少痛苦,他下场后就用练功带把自己的腰紧紧勒住,顶在戏箱上,头使劲向后靠。演员们戏称他“两头翘”。去年1月,台柱子谢华丽因为常年奔波、营养不良,腿莫名其妙地肿胀,她白天抽空熬中药吃,晚上歇场打吊针,坚持演出200多场。

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赵青跟宛梆剧团体验生活多次,他钦佩地说:“再苦苦不过宛梆,再难也难不过宛梆。”

抛亲舍家 成为“不孝之子”

逢年过节,万家团员的时候,正是他们忙碌的时候。今年正月初一,宛梆剧团来郑州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下午3点多,他们的“老爷车”到方城与叶县搭界处4个轮胎爆了3个。演员王克军步行3公里找来一个个体修车的,把胎补好已经晚上7点多了,他们吃着方便面,听着村庄的鞭炮声,思念着家里的妻儿老小。

谁都有父母,父母生老病死作为儿女都应该尽孝。可作为宛梆剧团的演员就做不到这一点。一次,宛梆剧团到南阳市参加汇报演出,就在要去南阳市的头一天夜里,一位女主角的父亲突然病故,在这节骨眼上,这个女演员不但要准时参加演出,而且嗓子还不能出问题。团领导就三番五次给女演员做工作,让她回去不要哭。这位演员回家只能强忍悲哀,在父亲的遗体旁默默的流泪,第二天就赶赴南阳参加演出,连父亲的葬礼也没能参加,没有送父亲走,成为她终生的遗憾。她无奈地说:“这在农村人们称为不孝之子,我可从事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呀!”

不仅对不起亲人,他们也对不起自己,老演员张德洲是剧团的台柱子,65岁那年他在镇平县贾宋镇演出时,剧情需要大喊一声,但这一声造成他脑溢血病犯,一下子倒在台上,虽送医院抢救,但他再没有醒过来。他是穿着朝靴、一脸油彩走的。

人员紧缺 演员一人干多人活

由于收入不多,宛梆剧团一个人干着几个人的工作,都

是多面手。刚刚站在舞台上演出,下来就穿着戏装去演奏乐器这是很多人经常的工作。

剧团每到一地方,最辛苦的就是卸车、布置舞台,3吨重的演出设备、几百件道具都要演员们自己去搬运。到了演出地点,大家连饭都没吃,男女老少齐上,每次需要一个小时。夜晚演出结束,大家还是饿着肚子,顾不上擦去油彩,拿块馍或者方便面啃着,卸台、装车,连夜赶赴下一个演出点。

全省第七届戏剧大赛期间,宛梆剧团演出的场地是洛阳耐火材料厂俱乐部。舞台跨度大,吊杆是临时加上去的,为保证万无一失,他们决定把所有12道吊杆全部重新装置。当时正是酷暑天,老演员刘兆龙和年轻演员范延坤冒着40°高温安装,一个小时结束,两个人晕倒在舞台上,汗水顺着湿透的裤子往下流。从山西聘请的国家一级舞美设计梁克勤目睹了这一切,他感慨地说:“我到过全国不少剧团,只有内乡宛梆剧团有这样的吃苦精神,也只有内乡宛梆剧团能把这个舞台装好!”

不卑不亢 一个观众也要演出

据周成顺团长介绍,宛梆剧团人都知道“谁砸宛梆的牌子,就等于砸自己的饭碗”。为确保演出质量,剧团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奖惩制度,剧团领导担任舞台总监,一旦发现台词唱错、运腔不到位、少翻跟头、拉弦错谱等现象,马上记录下来作为处罚依据。“只要我们演出,就是一个观众在看,演出质量也不能丝毫含糊。就是一个观众在看,我们也照样演出,风雨无阻。”

去年5月11日晚上,他们在南阳油田君高贸易中心演出第一场戏,开演时下了小雨,演着演着雨越来越大,本来有200多人看戏,到最后只剩下12个人。但舞台上的演员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冒雨演到全剧结束。

这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第二天满大街议论纷纷:“内乡宛梆了不起,雨下那么大,看戏的没有唱戏的人多,人家还是正儿八经演唱,这个剧团真不简单!”从第二天起,观众一天比一天多,有的骑自行车跑20多里去看戏,观众由2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最多时达到5000多人。他们就是靠着这种精神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如今,他们演出的场点从本县逐渐辐射到镇平县、邓州市、新野县、唐河县、南阳等周边500多个乡村,每年演出上升到600多场。

今年春天,内乡县在“讲争气,树新风”活动中,让宛梆剧团的演员作了一场报告,据内乡县县委书记王万朋说,演员们的演讲使在场的不少干部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如今,宛梆剧团的精神正在南阳大地传播开来。

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为何愈演愈烈

核心提示

从2004年以来,市区人口不足70万的银川市,每年拆迁面积均超过200万平方米。银川市以改善人居环境的名义,先后建设了七大广场占地近百万平方米,其中一个大团结广场就占地30多万平方米,一个西夏广场占地8万平方米。但是建成后,因为很少有人光顾,所以备受百姓诟病。

宁夏的大规模拆迁只是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近五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以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城镇化的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与之相伴生的政府机关借机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出现了类似“白宫”、“天安门”等豪华版的办公楼

曾担任我国长三角区域规划和京津冀区域规划专家组负责人的陆大道院士说,在全国范围内,正常的发展和人为的拉动,使我国城镇化率迅速上升。竞争、攀比和大规划、大圈地的之风由此越刮越大,出现了全国突击搞城镇化的局面。除了城镇化率出现明显虚高外,“大某某市”规划、“大新城”、数量巨大的各类开发区以及大马路、大立交、大绿地和豪华会展中心建设之风盛行。

陆大道院士把133张拍自全国各地,展示一些地方政府违规兴建豪华办公楼,规模惊人的开发区和疯狂占地的“大学城”等城镇化建设中各种怪相的照片,编辑成了一本画册。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叶

大年把这本画册带到了“两会”现场,引起与会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叶大年委员去年曾到河南调研,他说,有的区县那种庞大的建设规模让他“非常吃惊”,“完全脱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

陆大道说,近年来,在上述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办公区大搬家和豪华办公楼的建设从省、市一直到地、县愈演愈烈;以科教兴国和大学扩招的名义规划和兴建气派的“大学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名为义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房地产开发。

政府建设豪华办公楼的奢靡之风,已经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刮到百姓贫瘠的西部省份。像贵州、宁夏和重庆等的一些市甚至县、区,都出现了类似“五角大楼”、“天安门”、“白宫”等豪华版的办公楼。贵州一些区、县政府的办公楼甚至高薪聘请国外的设计师设计,官员们大言“30年不落”。

陆大道院士举例说,由4个校区组成的号称高校“航空母舰”的浙江某高校,现在开始高价卖出位于城市中的土地,炸掉了规划使用寿命上百年的大楼,然后开始以低价在郊区大量购买土地。目前,全国有20多个省会城市在做大城市规划。位于云贵高原的一个省会城市,正准备将一个著名的高原湖泊围起来,当地官员称要建设全球最大的环湖泊城市。

城镇建设领域成为商业贿赂犯罪高发区

与上述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相印证的是,近年来,我国各地落马的贪官们,多数都在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房屋拆迁中收受大量贿赂。最近的典型案例则出现在云南。检察机关调查发现,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在担任

昆明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利为家人谋取利益,其弟胡彬和胡波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获利甚巨;他向多家房地产企业收取贿赂数额高达数千万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显示,城镇建设领域成为商业贿赂犯罪“高发区”。在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领域的案件占三分之一多,这些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城镇建设项目中。与此同时,“超速”城镇化和伴随的“圈地”行为,导致城镇周围的空间严重失控,土地和农田一批一批地被毁掉。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群。农村人口急速、大规模地向城镇迁移或转移,远远超出了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力。

陆大道院士说,由于城镇人口集中过快,配套设施不足,我国目前城镇垃圾处理率大约10%,污水处理率不足30%。在制定城镇化方针、政策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没有条件在城镇化方面大幅度超过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和程度日新月异,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建设、改造和扩展为基本前提的房屋拆迁规模也日益扩大,由此带来的城市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一些制度性措施加深了城市弱势群体边缘化,已经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说,城市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城区扩展过快,打破了城市人口、资源、产业、经济和就业的平衡状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指出,大马路、大广场,多数是形象工程,它们挤压了百姓的公共生活空间,不是城市所需要的。占地太多、粗放型利用,是困扰我国目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多数地方的工业化没有带动人口的集中化,使城镇化出现了较大的水分,这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展示的一本相册,里面的133张照片拍自全国各地,展示了城镇化建设的各种怪相。照片的拍摄者正是中科院院士陆大道。 资料照片

城镇化“超速”发展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2年至2005年的我国城镇化率分别为:39.1%、40.5%、41.8%、43%。我国城镇化率从20%到40%只用了22年,这个过程比发达国家平均快了一倍左右。

我国城镇化“超速”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出现了无序乃至失控的局面,许多高速增长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地区,产业和布局混乱,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得相当严重。一些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压力太大,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到产业的转型,新兴产业的成长,城乡社会结构全面调整,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的支撑和大量相关领域的立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必然是长期积累和发展的渐进过程。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镇化发展轨道。我们应该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城镇化道路。”

专家建议,根据国情,未来我国城镇化必须走一条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即“高密度、高效率、节约型、现代化”的道路。同时,针对现阶段出现的城镇化发展问题,研究并提出我国城镇化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和资源占用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加强我国城市管理和相应的立法工作也迫在眉睫。 据《经济参考报》